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
第八十九回 淹女胎村人作惡 查文卷大聖禮僧

卻說怪狼待二賊去了，乃復變了道人。次日天明，走到善老道家門前坐著，卻好善老過了一夜，次早開門，見道人坐地，說：「多虧師父看守大門，夜間偷牛賊不來，牛牽了別屋得保存了。師父可進小堂奉齋？」道人道：「吃齋事小。我小道有願在先，但聽見人說生事行惡，便要問明。這行惡之人好勸化的，便勸化他；不聽勸化的，便叫他做出蹺蹊古怪事來。」善老道聽了，說：「師父，我老道只聞說遇著生事行惡之人，好意勸化，是你我吃齋行善道人的心腸。叫他做出蹺蹊古怪的事，不但你我道人不該幸災樂禍咒人，便是人有古怪的事，你我也不忍見聞。」道人說：「小道卻有些豪俠之氣，但遇著善人如老翁的，定然扶助些好事。如昨夜與老翁看門防盜；若是遇著惡人，定要計較，叫他做出一場蹺蹊古怪。」善老聽得，搖手答道：「師父，你這樣說來，我這村裡並沒個生事作惡之家，便是有，我也不說。俗語說得好：『閉門不管窗外月，一任梅花作主張。』又說道：『等閒不管人家事，也無煩惱也無愁。』」道人見善老不說，心性急躁起來，把臉一抹，變了一個兇惡形狀，十分嚇人。善老見了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佛爺爺，我善老乃行善之人。你是甚麼神靈下降？我善老不說人惡，不指人非，也是好心，卻怎麼顯化嚇殺了我？」老道一面說，一面看道人變的。豹頭環眼甚兇惡，青臉獠牙須倒戳。

口裡騰騰噴火星，手拿一桿狼牙槊。

善老道見了，心慌膽顫，跪在地下，只是磕頭，不肯說生事行惡的，只叫：「爺爺呀！你既顯靈下降，自然知哪家生事，哪個行惡，不勞問我。」怪狼道：「這老頭子倒也真是個不惹是非，不管閒事，不說人長短的。」乃叫一聲：「善老道，你安心吃齋念佛，自是家門清吉，人口平安，災禍也不來犯你。我不瞞你，乃是顯靈廟大聖帳下一個行使。你不肯舉出行惡之人，我自去查訪也。」說罷不見。

善老道聽了，半晌方定過神來，忙走到舒化家裡，備細把這事說與舒化。舒化道：「正為此事古怪蹺蹊，我小子家中人口不安，見神見鬼，多因是妻淹殺女之故。已曾修書去請高僧，想必到來。」善老道說：「只怕僧家非法家，驅邪捉怪，他們不來。」舒化道：「我正因此書中只說請齋領教，不曾講這怪事。」善老道聽了，說：「這等料僧人必來。」舒化笑道：「你如何知其必來？」善老說：「和尚家每每聞風齋僧之處，雖遠也去，還有上門乞化齋的，吃了齋還想要襯錢的。」舒化笑道：「老善，你倒不像個在佛門的。這樣出家人，是渾俗和光，出了家，未了世法的。哪知高僧高道，他自有修行正念，一切外緣，皆視為空幻。莫說他自己不來乞化齋，便是你頂禮焚香去請齋，只怕他還不肯來吃。」善老笑道：「我也是這等說。」二人正講，只見家僕來報，說：「奉主人之命去請高僧，」

卻遇著高僧正才辭別清平院前來。今將到村口亭。」舒化聽得，忙與善老道往村口來迎接祖師師徒。一見師徒莊嚴色相，二人不覺倒身下拜，說：「凡夫俗子，妄請高僧法駕，蒙賜降臨，何勝慶幸！」祖師師徒和顏安慰了。進到村間，舒化便邀往他家。只見顯靈廟一個廟祝道人，同著幾個善信也來迎接，便邀請祖師到廟中居住，說：「久聞列位師父喜居靜室，廟裡雖小，卻有後殿靜僻可居。」道副聽得，隨向師前說：「廟有靜處，當暫寓幾日。」師徒乃到廟來，進門參拜了神像。人到後殿，卻是一尊救苦難菩薩，師徒頂禮拜畢，乃與廟祝眾善信稽首。當時舒化乃再拜祖師前，訴出平日妻淹女胎之過，致有疾病妖孽之事。祖師笑而不言。舒化道：「弟子們久聞師父們道行，大發慈悲，演化國度。今此鄉村有怪，家戶和，乞垂方便掃除，功德無量。」祖師不答，但說五言四句一偈，說道：

乾坤皆正氣，災害何由作？

滅怪先滅心，勿留纖芥惡。

祖師說偈畢，閉目靜坐。舒化點首，乃向三僧道：「老師父垂教不差。只是前此作過惡孽，如今已知悔改，而疾病的未得愈，作怪的未得除，如之奈何？」道副師答道：「疾病已深，安能速愈？俗說的：『病來如山倒，病去若抽絲。』但願人知悔改舊惡，莫慮災病不能消除。又說：『見怪不怪，其怪自壞。』見怪是作惡招怪，不怪是自正本心。只慮本心不正，不慮怪孽不滅。」只見善老道開口說：「弟子平日卻也是纖芥之惡，必掃除盡，不留於心。為何昨夜見一怪，定要我說出村鄉生事作惡的，他要去勸化；勸化不得，弄個蹺蹊古怪與他。我想若說與他哪家生事，哪個作惡，他定然降個災病與他，豈不壞了我吃齋的心術？彼時我堅執不說，他即變了面皮，做出怪貌。必定是我不說，滅他去了。」道副答道：「此非怪，定是正氣精靈，方才糾察人家善惡，要去警戒善信。你道心中纖芥之惡必除，小僧看你說惡人與他，倒是一種為惡為善。」善老笑道：「師父，我弟子本是隱惡之意。」尼總持乃正色說道：「老善信，未見你揚那家善。若是當初那怪問你何人行惡，你只答那家行善，他自去扶助善人，便是警戒行惡，自然在其中了。只因你不說出行惡的來，連作善的也埋沒了。這種積惡尚未驅除。」善老聽得，說：「師父，我若說出行事作惡之家，實不瞞高僧，村中十家有九。眼面前坐著的善信，個個不無。」道副問道：「善信，此是何惡？」善老道：「家家習以為常，便是舒化淹女故事。」道副三僧聽了，齊齊合掌起來，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村家之愚，何至於此！小僧想陰陽感化，男女構精，生成胎孕，中含一點靈光。這靈光出世，離脫幽冥，超生正覺。那長大成人迷了正覺的，造種種惡數，負了天地生成之恩，自轉入六道之下，這不必說了。只是得了父祖積功累行，不迷卻正覺，由覺生悟，克盡生人的道理，雖未必成佛作祖，也做個頂天立地的完人，何分男女？你卻執一時偏見，水淹殺女胎。可憐她也是一世修來，不入畜生道，免投濕化中，卻被無情水，懷胎十月空。」尼總持道：「豈但辜了十個月懷胎娘母辛苦，又且負了衛房監生神聖默許與抱送慈恩。冥冥之中，豈無神靈監察？這比殺生罪孽更重，豈無冤孽報復愆尤？」道育師也說：「那女胎被淹，一種苦惱心情、仇恨惡念，怎肯甘休？必定上訴於天堂，下控於地府。這動手的定然生災；忍心的必須作怪。」道育說罷，合掌向著菩薩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此菩薩垂慈，日時人間救苦，救的是可憐這海裡遂生的靈光，又救的是這不明心地的眾生，造此惡孽，受此報應災殃之苦。」舒化問道：「菩薩卻如何不降災害與這造惡的，乃去救他？」道育說：「菩薩的慈悲，卻又憐他這一種不明白愚蒙心情，不知道理造此惡孽，受此苦報。」舒化與眾信聽了，齊齊合掌，先向菩薩聖容前禮拜，後卻向祖師前頂禮，說：「我等往日所造諸惡孽，惟願列位師父於菩薩前懺悔改過，以後再不敢水淹眾女。」道副師依言，乃為眾焚香誦經，懺罪消災不提。

卻說顯靈大聖與二位神司，俱出遊朝帝，說的是村間行善作惡的民人，帝令他糾查，善的報以吉祥善事；惡的報以災殃禍害。三神回歸廟宇前殿，只見怪狼蹲在裡邊，不敢伸頭露體，見了三神，方敢見形，卻俯伏在地，說道：「業障自知罪孽，墮落畜中，卻一念不敢萌惡，即行些小事，皆是扶助好心，驅除惡類。今在演化高僧寄寓後殿，孽畜邪正未分，不敢侵犯，統俟神司垂護。若得沾高僧度脫功果，免入六道末流，百千萬劫之幸。」顯靈大聖聽了，道：「呀，高僧到此，吾等也當聽聞至道。」衛聖神君道：「吾神原當擁護。」報應神司道：「吾神也有幾宗前因後世文冊，在高僧覺察之中。不如乘此月明靜夜，把帝令糾查善惡的事跡勘對一番，便請他幾位高僧證明，也是一種功果。」乃隨叫怪狼充為使者，去請高僧。怪狼奉令，走入後殿。只見高僧四位，上首坐的金光被體，豪氣騰空；旁邊坐著的也都有祥光外射。狼使正畏而遠看。只見上首坐的卻是祖師，神目已知怪狼近前，乃口中念了兩句，說道：

狼尚有心從善行，人何肆惡不如狼？

祖師念畢，閉目入定。三位徒弟只有尼總持未入定靜，見後殿階下，明明一狼現形，乃問道：「孽畜作何究竟？」狼要變人，哪裡變得來，卻是真僧前，邪自不能混正。尼總持乃說道：「我已知汝來意。念汝本是個豺狼惡類，一念歸仁即是仁。已仁當許汝作人。吾師已發慈悲，容汝轉變。」狼聽僧言，頃刻就變了個走使人形。他也不知是哪個僧人開口，只把顯靈大聖邀請的話說了，

往殿外飛走。

尼總持只因說狼這一番話，聽了狼說的因由，卻不似祖師們入靜不擾，他卻定而未定之中，發出一宗幽而不幽之境。忽然，陽神走出後殿，見三位神司，笑臉恭迎道：「高僧遠來廟宇，吾等公出未迎，料僧心平等，無有愠意。」總持答道：「小僧隨師演化本國，唐突至此，有犯威靈，不勝惶悚。」大聖乃設一座於左，請總持坐了。只見報應神司開口說道：「往日曾有誅心文卷，附在高僧，想懲惡化善。今尚留行囊經卷廂中。」總持答道：「懲創惡念，即是誅心；感發善心，即是經卷。小僧們出家，只有這衣遮體，這串數珠兒，也是一件牽腸掛意的。哪裡有甚行囊經卷？」衛聖神君乃說道：「高僧到處，吾神時時擁護。雖然擁護外來邪魔干犯，卻也鑒察僧家內魔作耗。」總持答道：「外魔擾僧，真也借威垂護。只是出家人內魔作耗，當自用驅除，怎敢勞動神君？」神君笑道：「比如高僧在此，外也無魔來犯，內也無魔作擾，吾神也無處用威。只怕有裝皮做麵，口念彌陀，世法未清，塵魔時亂，吾神卻要鑒察他。」總持道：「似此罪孽，神君且於他遠離，如何還用衛護？」神君道：「這樣僧人，卻尚有真經在口。只怕他懺悔時，更你佛門既大慈悲，我神司豈絕人太過？」只見顯靈大聖說道：「吾等屈留在此，非為他事。昨因朝帝，發付幾宗善惡文卷，乃是村前村後、遠裡近裡諸色民人善惡，當與高僧共相覺察。」乃叫左右取過幾宗文卷來，放在幾上，當面開看。總持一目覽過，說道：「卷中善事，小僧已知善有善報。這人民享福的享福，增壽的增壽，無後而應有後，貧賤而應得富榮，不必神司覺察了。只是卷中惡事，小僧卻不忍他惡有惡報，須借神司警戒他。若是悔過消愆，不墮入惡道，也見我僧家與神司慈悲方便。」顯靈大聖依言，即把文卷展開。一宗卻是前村一人，名叫蘭公。此人家頗充裕，豐歲多收豆谷，一粒也捨不得用費。親鄰望助的，分毫吝施；童僕仰食的，朝夕忍餓。他自奉甚薄，卻還把租賦不輸。官長催科，他卻奸頑推躲，為此官長被他壞了課殿。僕婢怨恨，巴不得他禍害臨身。冥司便把他名下，注著個不忠之報。大聖見了，便恨了一聲，舉起筆來，注他四句考語，說道：

蘭惡不忠，懷長欺公。

報以禍害，終作空空。

總持見大聖批了四句考語，乃問道：「大聖，此人儉財亦是美德，怎注他個不忠？小僧聞臣子不敬，乃謂不忠。此不過拖欠租賦，貽累官長。」大聖道：「民人拖欠官租，若是個貧苦的，為官長的憐他，把催科法度少寬，雖說縱法，還作慈祥，不叫做不忠；若是富家故吝，不畏官法，官長寬縱了他，官長就是不忠，怎不是蘭公的不忠？這報應，他原為吝財、自然叫他後世家財仍歸一空。」報應神君道：「只空其財，還要克減他祿。因他累了官長之祿也。」總持點頭。又看一宗，卻是後村一人，名叫甘連。此人有一妻一妾，兩婦性不純良，每每欺夫懦弱，更咒罵公婆。已被冥司報應，兩婦疾病臥牀，苦惱萬狀。這甘連請醫召卜，日夜憂惶，卻以恐父母怪他掩護，不使母知。為此，冥司把甘連名下注著不孝之報。神君見了，也恨了一聲，舉起筆來，注他四句考語，說道：

甘連不孝，縱婦逆親。

報以地獄，當墮抽筋。

總持見神君批了四句考語，乃問道：「惡婦逆姑，應得有罪。不知這甘連可聽妻言，不敬父母？」神君道：「若是甘連不敬父母，莫說是父母，便是聽了妻妾之言不敬叔伯六親，這報應都在甘連。蓋因父母有罪，坐在夫男。查得甘連卻敬養父母，和順叔伯六親，只因她不依七出之條，容留不孝之婦，故此把不孝歸罪在她，報應地獄，真不為枉。」總持點頭。

又看一宗，卻是遠裡一人，名叫石戒。此人性度慈和，立心闊略，輕財仗義，村鄉都稱他做仁厚長者。只因他中年生了兩子，因愛他聰明伶俐，便隨他交結匪人。這兩子用心奸險，行事刻薄。村裡知道的，說：「一個寬厚老子，生下這兩個奸險兒男。」又有說的，道：「聰明的多生懵懂；忠厚的多產精靈。」兩子積惡，冥司已昭彰其過，只待惡貫滿盈，卻叫他受無邊苦惱。為此，把個溺愛不明罪過，放在石戒名下。尼總持見了，說道：「父惡當報其子，豈有子惡連累其父？」衛聖神司也恨了一聲，執起筆來，注他四句考語，說道：

縱子不仁，豈無災戾？

報應昭彰，溺愛其罪。

總持見了神司考語，說道：「子惡罪父，於情理可該？」神司道：「比如子惡，為父的教訓他不聽，懲治他，使他做個善人，多少陰功，在你為父。若是不行教戒，任他倚著伶俐，肆行奸險，做出惡事，損傷天理，是誰之過？」總持點頭，乃逐行逐款看，一宗一宗，都是近裡作惡的，卻也報應不差，罪孽明白。乃是何人何惡，何樣報應，下回自曉。